

四部要籍選刊

四書章句集注

中冊

宋·朱熹
編撰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517277

四部要籍選刊

四書章句集注

中冊

宋·朱熹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佳明師院圖書館 1517277

四書章句集注 中冊

論語集注卷七	一
論語集注卷八	四五
論語集注卷九	七五
論語集注卷十	一〇五
孟子序說	一二三
孟子集注卷一	一三三
孟子集注卷二	一六五
孟子集注卷三	二〇一
孟子集注卷四	二三七
孟子集注卷五	二六五
孟子集注卷六	二九九
孟子集注卷七	三二九

論語集注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

母。○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

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司皆得其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而收益修矣。」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馬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

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出衛君謂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

之道皆當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取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

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

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樊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

謂小人。謂細民。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

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

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

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

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

言之，使知前所。○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去使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制田里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

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

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

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菁月而巳可也三

年有成菁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尹氏曰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子曰。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

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

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

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時朝音潮。與去聲。○冉有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家事。以。用也。禮。大

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

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

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

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

也。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爲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

之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故為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

行。間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旣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